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九十二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九千四百十二 史部

文獻通考卷九十二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二

天子宗廟

秦二世元年下詔增始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羣臣議尊始皇廟羣臣皆頓首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毁今始皇為極廟四海

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雍今岐州雍縣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以下軼毁所置凡七廟羣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

漢高祖十年秋七月太上皇帝崩葬萬年八月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於國都

班固贊曰漢帝本系出自唐帝降及於周在秦作劉涉魏而東遂為豐公豐公盖太上皇父其遷日

淺墳墓在豐鮮焉及高祖即位置祠祀官則有秦晉梁荆之巫應劭曰先人所在之國悉致祠巫祝博求神靈之意也文頴曰巫掌神之位次者也范氏世事於晉故祠祀有晉巫范會支庶留秦爲劉氏故有秦巫劉氏隨魏都大梁故有梁巫後徙豐豐屬荆故有荆巫也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豈不信哉綴言不絶也

按漢高帝承秦之敝禮制隳廢既即天子位而七廟未嘗立至太上皇崩始詔郡國立廟而皇祖以上無聞焉班史高紀贊始有豐公之名且言致祠

祀有秦晉荆梁之巫觀注家所言則是自晉而秦自秦而梁自梁而荆似各有祖廟各有巫以主其祀事然郊祀志言梁巫祠天地天社天水房中堂上之屬晉巫祠五帝東君雲中君巫社巫祠族人炊之屬秦巫祠社主巫保族纍之屬荆巫祠堂下巫先司命施糜之屬注見雜祠門則諸巫所掌者乃祀典神祇之祠非祖廟也所謂世祠天地綴之以祀者豈是以諸祖配諸神而祠之而各處有巫主其

事邪不可得而詳也

惠帝即位令郡國諸侯王立高廟

四年帝爲東朝長樂宫孟康曰朝太后於長樂宫及間往師古曰非大朝時中間小謁見數蹕煩民師古曰妨其往來也作複道方築武庫南如淳曰作複道方始築武庫南也師古曰複音方目反叔孫通因請間師古曰請空隙之時不欲對衆言之曰陛下何自築複道高帝寢衣冠月出游高廟服虔曰持高廟中衣月旦以游於衆廟已而復之應劭曰月旦出高帝衣冠備法駕名曰游衣冠如淳曰高祖之衣冠藏在宫中之寢三月出遊其道正值今之所作複道下故言乘宗廟道上行也晉灼曰黄圖高廟在長安城門街東寢

在桂宮北服言衣藏於廟中如言宮中皆非也師古曰諸家之說皆未允也謂從高帝陵寢出衣冠游於高廟每月一為之漢制則然而後之學者不曉其意謂以月出之時而夜遊衣冠失之遠也子孫奈何乘宗廟道上行哉惠帝懼曰急壞之通曰人主無過舉今已作百姓皆知之矣願陛下為原廟原重也先已有廟今更立之故云重也渭北衣冠月出游之益廣宗廟大孝之本上乃詔有司立原廟

致堂胡氏曰天子七廟致其誠敬足矣而又作原廟云益廣大孝之本則通之妄也其言曰人主無

過舉有七廟又作原廟非過舉乎且衣冠出游於禮何據中庸記宗廟之禮陳其宗器設其裳衣非他所也謂廟中也非他時也謂祭祀之時也今以死者衣冠月出游之於禮褻矣然則通所以諫帝者無一而當則不若帝以數蹕煩民而築複道之為是也使後世有致隆於原廟而簡於太廟者則通說啟之矣

楊氏曰叔孫通既諫漢惠帝作複道又請以複道

為原廟益廣大孝之本以一時率爾之言立千萬世不易之制其言欲益廣大孝之本不知宗廟之輕自此始也夫宗廟之禮貴乎嚴而不欲其褻人主事宗廟之心欲其專不欲其分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心有所分矣宗廟之體極乎嚴原廟之體幾乎褻人情常憚於嚴而安於褻則藏祀之禮反移於原廟故宗廟之禮雖重而反為虛文矣如李清臣所謂略於七廟

之室而祠於佛老之側窮土木之巧殫金碧之彩作於盛暑累月而後成費以十鉅萬禮官不議而有司不言及其成也不為木主而為之象不為禘祫烝嘗之祀而行一酌之奠之禮又楊時所謂舍二帝三王之正禮而從一繆妄之叔孫通是也抑又有大不安於心者聖明相繼仁孝愛敬之至通乎神明而宗廟之禮未嘗親祀祇遣大臣攝行時享夫豈仁聖之本心哉蓋既有宗廟又有原廟則

心分而不專未既有所重則本必有所輕其勢然也

先公曰成周之制不惟鎬京有廟岐周洛邑皆有焉于周受命自召祖命是岐周有廟也蓋岐是周之所起有舊廟在焉周公城洛邑祀文王是洛邑有廟也蓋營洛而特為廟焉先王立廟未有無故者亦未嘗立兩廟於京師

五年帝思高祖之志樂沛以沛宮為高祖廟高祖所教

歌兒百二十人皆令為吹樂後有闕輒補之

漢舊儀高廟蓋地六頃三十畝四步堂上東西五十步南北三十步祠日立九旗堂下撞千石鐘十枚聲聞百里寢廟者象生有衣冠履舄几杖起居日四上食臥床帷帳原宗廟者朝廷行大禮封拜諸侯王酎金原宗廟在北城外游衣冠嘗百菓

文帝四年作顧成廟服虔曰廟在長安城南文帝作應劭曰文帝自為廟制度卑狹若顧望而成猶文王靈臺不日成之故曰顧成如淳曰身存而為廟若尚書之顧命也景帝廟號德陽武帝廟號龍

淵昭帝廟號徘徊宣帝廟號樂游元帝廟號長壽成帝廟號陽池

景帝元年冬十月詔曰蓋聞古者祖有功宗有德師古曰祖始也始受命也宗尊也有德可尊制禮樂各有由歌者所以發德也舞者所以明功也高廟酎張晏曰正月旦作酒八月成名曰酎酎之言純也至武帝時因八月嘗酎會諸侯廟中出金助祭所謂酎金也師古曰酎三重釀醇酒也味厚故以之薦宗廟酎音直救反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孟康曰武德高祖所作也文始舜舞也五行周舞也武德者其舞人執干戚文始舞執羽籥五行舞冠冕衣服法五行色見禮樂志孝惠廟酎奏文始五行之舞孝文皇帝臨天下通關梁不異遠方張晏曰孝文十二年

除闕不用傳令遠近若一除誹謗去肉刑賞賜長老收恤孤獨以遂羣生遂成也達也減耆欲不受獻耆音嗜罪人不帑蘇林曰刑不及妻子師古曰帑與孥同不誅亡罪不私其利也除宮刑出美人重絕人之世也朕既不敏弗能勝識師古曰敏材智速疾也勝識盡知之此皆上世之所不及而孝文皇帝親行之師古曰上世謂古昔帝王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靡不獲福明象乎日月而廟樂不稱朕甚懼焉其為孝文皇帝廟為昭德之舞以明休德然後祖宗之功德施於萬世永永無窮朕甚嘉之其丞

相列侯中二千石禮官具禮儀奏丞相臣嘉等奏曰申屠嘉陛下永思孝道立昭德之舞以明孝文皇帝之盛德皆臣嘉等愚所不及臣謹議世功莫大於高皇帝德莫盛於孝文皇帝高皇帝廟宜為帝者太祖之廟孝文皇帝廟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天子宜世世獻祖宗之廟郡國諸侯宜各為孝文皇帝立太宗之廟諸侯王列侯使者侍祠天子所獻祖宗之廟張晏曰王及列侯歲時遣使詣京師侍祠助祭如淳曰若光武廟在章陵南陽太守稱使者往祭是也不使侯王祭者諸侯不得祖天子凡臨祭宗廟皆為侍祭師

古曰張說是也既云天子所獻祖宗之廟非謂郡國之廟也　請宣布天下制曰可中元四年春三月起德陽宮臣瓚曰是景帝廟也帝自作之諱不言廟故曰宮

武帝建元六年春二月遼東高廟災夏四月高園便殿火師古曰凡言便殿便室便坐者皆非正大之處所以就便安也園者於陵上作之既有正寢以象平生正殿又立便殿為休息閑宴之處耳說者不曉其意乃解云便殿便室皆是正名斯大惑矣尋石建韋元成孔光等傳其義可知便讀如本字　上素服五日

董仲舒對曰春秋之道舉往以明來按春秋魯定公哀公時季氏之惡已熟而孔子之聖方盛夫以盛聖

而易熟惡季孫雖重魯君雖輕其勢可成也故定公二年兩觀災哀公三年桓宫釐宫災四年亳社災兩觀桓釐廟亳社四者皆不當立天皆燔其不當立者以示魯欲其去亂臣而用聖人也今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於禮亦不當立與魯所災同天災若語陛下視親戚貴屬在諸侯遠正最甚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遼東高廟迺可視近臣在國中處旁仄及貴而不正者忍而誅之如吾燔高園殿乃可云

爾在外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廟猶災燔之况諸侯乎

在內而不正者雖貴如高園殿猶燔災之况大臣乎

此天意也

西山真氏曰仲舒對策言天人相與之際以為天

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又謂人君所為美惡之

極與天地流通而往來相應此皆藥石之至言也

至火災之對則傅會甚矣况又導人主以誅殺與

前所謂尚德不尚刑者何其自相戾邪夫親戚之

驕僭近臣之專横夫豈無道以裁制之豈必誅殺而後快哉史稱仲舒居家推説其意草藁未上主父偃竊其書奏焉上名視諸儒仲舒弟子呂步舒不知其師書以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當死詔赦之仲舒遂不敢復言災異其後淮南衡山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呂步舒持斧鉞治淮南獄以春秋誼顓斷於外不請既還事上皆是之史又言淮南衡山江都謀反迹見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死

者數萬人夫謀反不過數人而坐死者若是其衆
豈非仲舒前言有以發帝之忍心與
按高廟不當居遼東高園殿不當居陵旁此正論
也春秋桓宫僖宫災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公羊傳亦謂毁廟不當復立故災若引是為對草
正宗廟之重複褻慢不如禮者以明尊無二上之
義則不至流傳元成之時樂因循而憚改作以來
衆議之紛紛矣今捨所當言而他及其非所宜何

哉

宣帝本始二年詔曰朕以眇身奉承祖宗夙夜惟念孝武皇帝躬履仁義選明將討不服匈奴遠遁平氐羌昆明南越百蠻鄉風款塞來亭建太學修郊祀定正朔協音律封泰山塞宣房符瑞應寶鼎出白麟獲功德茂盛不能盡宣而廟樂未稱其議奏有司奏請宜加尊號六月庚午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舞應劭曰宣帝復采昭德之舞為盛德舞以尊世宗廟也諸帝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也天子世世

獻武帝廵狩所幸之郡國皆立廟

時詔列侯二千石博士議羣臣大議庭中皆曰宜如

詔書長信少府夏侯勝獨曰武帝雖有攘四夷廣土

斥境之功然多殺士衆竭民財力奢泰無度天下虛

耗百姓流離物故者半蝗蟲大起赤地數千里或人

民相食畜積至今未復亡德澤於民不宜為立廟樂

公卿共難勝曰此詔書也勝曰詔書不可用也人臣

之誼宜直言正論非苟阿意順指議已出口雖死不

悔於是丞相義御史大夫廣明劾奏勝非議詔書毀
先帝不道及丞相長史黃霸阿縱勝不舉劾俱下獄
有司遂請尊孝武廟為世宗廟奏盛德文始五行之
舞天子世世獻納以明盛德武帝廵狩所幸郡國凡
四十九皆立廟如高祖太宗焉
元帝永光四年十月罷祖宗廟在郡國者
五年毀太上皇孝惠皇帝寢園廟
建昭元年罷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時祖宗廟在郡國六十八合百六十七所師古曰六十八者郡國之數也百六十七所宗廟之數也而京師自高祖下至宣帝與太上皇悼皇考各自居陵旁立廟師古曰悼皇考者宣帝之父即史皇孫并為百七十六又園中各有寢便殿如淳曰黃圖高廟有便殿是中央正殿也師古曰如說非也凡言便殿便室者皆非正大之處寢者陵上正殿若平生露寢矣便殿者寢側之便殿耳日祭於寢月祭於廟時祭於便殿寢日四上食廟歲二十五祠如淳曰月祭朔望加臘為二十五晉灼曰漢儀注宗廟一歲十二祠五月嘗麥六月十月三伏立秋貙婁又嘗粢八月先夕饋飱皆一太牢酎祭用九太牢十月嘗稻又飲蒸二太

（牢十一月嘗十二月臘二太牢又每月一太牢如閏加一祀與此上十二為二十五祠）便殿歲四祠又月一游衣冠而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寢園與諸帝合凡三十所一歲祠上食二萬四千四百五十五用衛士四萬五千一百二十九人祝宰樂人萬二千一百四十七人養犧牲卒不在數中至元帝時貢禹奏言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宜正定天子是其議未及施行而

禹卒永光四年乃下詔先議罷郡國廟曰朕聞明王之御世也遭時為法因事制宜往者天下初平遠方未賓因嘗所親以立宗廟師古曰親謂親臨幸處也蓋建威銷萌一民之至權也師古曰銷遏逆亂使不得萌生今賴天地之靈祖宗之福四方同軌蠻貊貢職師古曰同軌言車轍皆同示教化齊也久遵而不定令疏遠卑賤共承尊祀殆非皇天祖宗之意朕甚懼焉傳不云乎吾不與祭如不祭其與將軍列侯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郎議丞相元成

御史大夫鄭弘太子太傅嚴彭祖少府歐陽地餘諫大夫尹更始等七十人皆曰臣聞祭非自外至者也繇中出生於心也故唯聖人為能享帝孝子為能享親立廟京師之居躬親承事四海之内各以其職來助祭尊親之大義五帝三王所共不易之道也詩云有來雍雍至止肅肅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春秋之義父不祭於支庶之宅君不祭於臣僕之家王不祭於下土諸侯臣等愚以為宗廟在郡國宜無修臣請勿

復修奏可因罷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戾太
子戾后園皆不奉祠裁置吏卒守焉罷郡國廟後月
餘復下詔曰蓋聞明王制禮立親廟四祖宗之廟萬
世不毀所以明尊祖敬宗著親親也朕獲承祖宗之
重惟大禮未備戰栗恐懼不敢自顓其與將軍列侯
中二千石二千石諸大夫博士議元成等四十四人
奏議曰禮王者始受命諸侯始封之君皆為太祖以
下五廟而迭毀（迭互也親盡則毀故云迭也）毀廟之主藏乎太祖

五年而再殷祭言一禘一祫也祫祭者毀廟與未毀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父為昭子為穆孫復為昭古之正禮也祭義曰王者禘其祖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廟言始受命而王祭天以其祖配而不為立廟親盡也立親廟四親親也親盡而迭毀親疏之殺示有終也周之所以七廟者以后稷始封文王武王受命而王是以三廟不毀與親廟四而七非有后稷始封文武受命之功者皆當親盡而毀成王承二聖之

業制禮作樂功德茂盛廟猶不世以行為謚而已謂之

成王則是以行表謚也禮廟在大門之内不敢遠親也臣愚以

為高帝受命定天下宜為帝者太祖之廟世世不毀

承後屬盡者宜毀今宗廟異處昭穆不序宜入就太

祖廟而序昭穆如禮太上皇孝恵孝文孝景廟皆親

盡宜毀皇考廟親未盡如故悼皇考於元帝祖也大司馬車騎

將軍許嘉等二十九人以為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

刑躬節儉不受獻罪人不孥不思其利出美人重絶

人類賓賜長老收恤孤獨德厚侔天地利澤施四海宜為帝者太宗之廟廷尉忠以為孝武皇帝改正朔易服色攘四夷宜為世祖之廟諫大夫更始等十八人以為皇考廟上序於昭穆非正禮宜毀於是上重其事重難也依違者一年乃下詔曰蓋聞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尊尊之大義也存親廟四親親之至恩也高皇帝為天下誅暴除亂受命而帝功莫大焉孝文皇帝國為代王諸吕作亂海内揺動然羣臣黎庶靡

不壹意北面而歸心猶謙辭固讓而後即位削亂秦之迹興三代之風是以百姓晏然咸獲嘉福德莫盛焉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世世承祀傳之無窮朕甚樂之孝宣皇帝為孝昭皇帝後於義壹體（師古曰壹體謂俱為昭也禮孫與祖俱為昭宣帝之於昭帝為從孫故云於義壹體）孝景皇帝廟及皇考廟皆親盡其正禮儀元成等奏曰祖宗之廟世世不毀繼祖以下五廟而迭毀今高皇帝為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孝景皇帝為昭孝武皇帝為

穆孝昭皇帝與孝宣皇帝俱為昭皇考廟親未盡太上孝惠廟皆親盡宜毁太上廟主宜瘞園孝惠皇帝為穆主遷於太祖廟寢園皆無復修奏可議者又以為清廟之詩言交神之禮無不清静今衣冠出游有車騎之衆風雨之氣非所謂清静也祭不欲數數則瀆瀆則不敬宜復古禮四時祭於廟諸寢園日月間祀皆可勿復修間音工莧反上亦不改也明年元成復言古者制禮别尊卑貴賤國君之母非適不得配食則

薦於寢身沒而已陛下躬至孝承天心建祖宗定迭毀序昭穆大禮既定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祠園宜如禮勿復修奏可

五年夏復戾園秋復太上皇寢廟園原廟文穎曰高祖己有廟在長安惠帝更於渭北作廟謂之原廟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衛思后園師古曰昭靈后高祖母武哀王高祖兄昭哀后高祖姊衛思后戾太子母也

竟寧元年三月復孝惠皇帝寢園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園

罷郡國廟及當毀廟後歲餘韋元成薨匡衡為丞相
上寢疾夢祖宗譴罷郡國廟上少弟楚孝王亦夢焉
上詔問衡意欲復之衡深言不可上疾久不平衡惶
恐禱高祖孝文孝武廟曰嗣曾孫皇帝恭承洪業夙
夜不敢康寧思育休烈以章祖宗之盛功故動作接
神必因古聖之經往者有司以為前因所幸而立廟
將以繫海內之心非為尊祖嚴親也今賴祖宗之靈
六合之內莫不附親廟宜一居京師天子親奉郡國

廟可止毋修皇帝祗肅舊禮尊重神明即告於祖宗而不敢失今皇帝有疾不豫乃夢祖宗見戒以廟楚王夢亦有其序皇帝悼懼即詔臣衡復修立謹按上世帝王承祖禰之大禮皆不敢不自親郡國吏卑賤不可使獨承又祭祀之義以民為本間者歲數不登百姓困乏郡國廟無以修立禮凶年則歲事不舉以祖禰之意為不樂是以不敢復如誠非禮義之中違祖宗之心咎盡在臣衡當受其殃大被其疾墜在溝

瀆之中皇帝至孝肅慎宜蒙佑福唯高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省察右饗皇帝之孝開賜皇帝眉壽亡疆令所疾日瘳平復反常永保宗廟天下幸甚又告謝毀廟曰往者大臣以為在昔帝王承祖宗之休典取象於天地天序五行人親五屬（師古曰五屬謂同族之五服斬縗齊縗大功小功緦麻也）天子奉天故率其意而尊其制是以禘嘗之序靡有過五受命之君躬接於天萬世不墮繼列以下五廟而遷（墮毀也音火規反）上陳太祖間歲而祫其道

應天故福祿永終太上皇非受命而屬盡義則當遷又以為孝莫大於嚴父故父之所尊子不敢不承父之所異子不敢同禮公子不得為母伸為後則於子祭於孫止李奇曰不得伸尊其父也公子去其所生得祭公子母也明繼祖而為大宗後尚得私祭其母為孫則止不不復顧其私祖母也尊祖嚴父之義也寢日四上食園廟間祠皆可亡修間工莧反皇帝思慕悼懼未敢盡從惟念高皇帝聖德茂盛受命溥將欽若稽古承順天心師古曰溥廣也將大也欽敬也若善也稽考也子孫本支陳錫亡疆師古

曰詩大雅文王之篇曰陳錫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陳敷也載始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言子孫承受敷錫初始之福故得永久無窮竟也是之謂陳錫亡疆也誠以為遷廟合祭久長之策高皇帝之意迺敢不聽即以令日遷太上孝惠廟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寢將以昭祖宗之德順天人之序定亡窮之業今皇帝未受茲福乃有不能共職之疾皇帝願復修立承祀臣衡等咸以為禮不得於禮不合也如不合高皇帝孝惠皇帝孝文皇帝孝武皇帝孝昭皇帝孝宣皇帝太上皇孝文太后孝昭

太后之意罪盡在臣衡等當受其咎今皇帝尚未平

詔中朝臣具復毀廟之文臣衡中朝臣咸復以為天

子之祀義有所斷禮有所承違統背制不可以奉先

祖皇天不祐鬼神不享六藝所載皆言不當無所依

緣以作其文事如失指罪迺在臣衡當深受其殃皇

帝宜厚蒙祉福嘉氣日興疾病平復永保宗廟與天

亡極羣生百神有所歸息諸廟皆同文久之上疾連

年遂盡復諸所罷寢廟園皆修祀如故初上定迭毀

禮獨尊孝文廟為太宗而孝武廟親未盡故未毀上於是乃復申明之曰孝宣皇帝尊孝武廟曰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焉他皆如舊制唯郡國廟遂廢云容齋洪氏隨筆曰按匡衡平生佞諛專附石顯以取大位而此一節獨據經守禮其禱廟之文殆與金縢之祝册相似而不為後世所稱述漢史又不書於本傳憎而知其善可也

五月帝崩毀太上皇孝惠孝景皇帝廟罷孝文孝昭太

后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寢園

帝既崩匡衡奏言前以上體不平故復所罷祠卒不蒙福按衛思后戾太子戾后園親未盡（師古曰言不當毀也）孝惠孝景帝廟親盡宜毀及太上皇孝文孝昭太后昭靈后昭哀后武哀王祠請悉罷勿奉奏可

成帝河平元年復太上皇寢廟園

初高后時患臣下妄非議先帝宗廟寢園官故定著令敢有擅議者棄市至元帝改制蠲除此令成帝時

以無繼嗣故復太上皇寢廟園世世奉祠昭靈后武哀王昭哀后并食於太上寢廟如故又復擅議宗廟之令

按太上皇親盡也以高帝之父而不毁悼皇考私親也以宣帝之父而不毁雖非禮之正猶云可也至武哀王則高帝之兄昭哀后則高帝之姊見師古注文自當各有後裔奉其墳墓祭祀今乃立寢園與諸帝同而使天子世世祠之不經尤甚矣高帝之

姊而稱后於義尤不通

哀帝即位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言永光五年制書高皇帝為漢太祖孝文皇帝為太宗建昭五年制書孝武皇帝為世宗損益之禮不敢有與臣愚以為迭毀之次當以時定非令所為擅議宗廟之意也臣請與羣臣雜議奏可

於是光禄勲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

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享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議曰漢興冐頓始彊破東胡禽月氏氏讀曰支并其土地地廣兵強為中國害南越尉佗總百粵自稱帝故中國雖平猶有四夷之患且無寧歲一方有急三面救之是天下皆動而被其害也孝文皇帝厚以貨賂與結和親猶侵暴無已甚者興師十餘萬衆近屯京師及四邊歲發屯備虜其為患久矣非一世

之漸也諸侯郡守連匈奴及百粤以為逆者非一人也匈奴所殺郡守都尉略取人民不可勝數孝武皇帝愍中國罷勞無安寧之時乃遣大將軍驃騎伏波樓船之屬南滅百粤起七郡北攘匈奴降昆邪十萬之衆置五屬國起朔方以奪其肥饒之地東伐朝鮮起元菟樂浪以斷匈奴之左臂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國結烏孫起敦煌酒泉張掖以鬲婼羌裂匈奴之右臂師古曰婼而遮反單于孤特遠遁於幕北四垂無事斥地

遠境起十餘郡師古曰斥開也遠廣也功業既定廼封丞相為富民侯以大安天下富實百姓其規橅可見師古曰橅讀曰模又招集天下賢俊與協心同謀興制度改正朔易服色立天地之祠建封禪殊官號存周後定諸侯之制永無逆爭之心至今累世賴之單于守藩百蠻服從萬世之基也中興之功未有高焉者也高帝建大業為太祖孝文皇帝德至厚也為文太宗孝武皇帝功至著也為武世宗此孝宣帝所以發德音也禮記

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流謂流風餘福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師古曰言非常數故云變也

於殷太甲為太宗太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師古曰太甲湯之孫太丁之子也太戊太庚之子雍己之弟也武丁小乙之子周公為無逸之戒舉殷三宗以勸成王由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猶將特祀之況於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

又說中宗高宗者宗其道而毁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况宗其道而毁其廟乎迭毁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踈相推及至祖宗之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皇帝舉公卿之議用衆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毁上覽其議而

從之制曰太僕舜中壘校尉歆議可歆又以為禮去事有殺師古曰去除也殺漸也去音丘呂反殺音所例反其下並同也故春秋外傳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祖禰則日祭曾高則月祀二祧則時享壇墠則歲貢張晏曰去祧為壇墠掃地而祭也師古曰祧是遠祖也築土為壇除地為墠祧他堯反墠音善大禘則終王服虔曰蠻夷終王乃入助祭各以其珍貢以共大禘之祭也師古曰每一王終新王即位乃來助祭德盛而游廣親親之殺也如淳曰游亦流也彌遠則彌尊故禘為重矣孫居王父之處正昭穆則孫常與祖相代此遷廟之殺也聖

人於其祖出於情矣禮無所不順故無毀廟晉灼曰以情推子以子況祖得人心禮何所違故無毀棄不禘之主也謂下三廟廢而為虛者也自貢禹建迭毀之議惠景及太上寢園廢而為虛師古曰虛讀曰墟失禮意矣

致堂胡氏曰斷大論者以仲尼為據則無失矣書曰天子七廟歆謂七廟是也而以七為正法以宗為變不可常數則不知何所據而云然也祖考所當事者人之至情也或三廟或五廟或七廟禮之

隆殺也有功德則宗之無則莫之宗焉是為人子孫得選擇祖考於情則逆於禮則違曾是以為孝乎

平帝元始四年尊孝宣廟為中宗孝元廟為高宗天子世世獻祭

時王莽為安漢公欲諂太皇太后以斬郅支功奉尊元帝廟為高宗太后晏駕後當以禮配食云及莽改號太后為新室文母絶之於漢不令得體元帝墮壞

孝元廟更為文母太后起廟獨置孝元廟故殿以為
文母篹食堂既成名曰長壽宫以太后在故未謂之
廟莽置酒長壽宫請太后既至見孝元廟廢徹塗地
太后驚泣曰此漢家宗廟皆有神靈與何治而壞之
且使鬼神無知又何用廟為如令有知我乃人之妃
妾豈宜辱帝之堂以陳饋食哉飲酒不樂而罷
漢兵起莽惡高廟神靈遣虎賁武士入高廟拔劒四
面提擊斧壞户牖桃湯赭鞭鞭灑屋壁令輕車校尉

居其中

光武帝建武二年正月立高廟於雒陽四時祫祀高祖為太祖文帝為太宗武帝為世宗如舊餘帝四時春以正月夏以四月秋以七月冬以十月及臘一歲五祀三年正月立親廟雒陽祀父南頓君以上至舂陵節侯時寇賊未夷方務征伐祀儀未設至十九年盜賊討除戎事差息於是五官中郎將張純與太僕朱浮奏言禮為人後者則為之子既事大宗（大宗謂元帝）則降其私親今禘

祫高廟陳序昭穆而舂陵四世君臣並列以卑廁尊不合禮意昔高帝以自受命不由太上宣帝以孫後祖不敢私親故為父立廟獨羣臣侍祠臣愚謂宜除今親廟以則二帝舊典願下有司博採其議詔下公卿大司徒戴涉大司空竇融議宜以宣元成哀平五帝四世代今親廟宣元皇帝尊為祖父可親奉祠成帝以下有司行事別為南頓君立皇考廟其祭上至舂陵節侯羣臣奉祠以明尊尊之敬親親之恩時議有異不著上可涉等

議詔曰以宗廟處所未定且祫祭高廟其成哀平且祠祭長安故高廟其南陽舂陵歲時各且因故園廟祭祀園廟去太守治所遠者在所令長行太守事侍祠惟孝宣帝有功德其上尊號曰中宗於是雒陽高廟四時加祭孝宣孝元凡五帝其西廟成哀平三帝主四時祭於故高廟東廟京兆尹侍祠冠衣車服如太常祠陵廟之禮南頓君以上至節侯皆就園廟南頓君稱皇考廟鉅鹿都尉稱皇祖考廟鬱林太守稱皇曾祖考廟節侯稱

皇高祖考廟在所郡縣侍祠

明帝即位以光武帝撥亂中興更為起廟號曰世祖廟

以元帝於光武為穆故雖非宗不毁也後遂為常

東漢制高廟令一人六百石守廟掌案行掃除無丞

世祖廟令一人六百石如高廟

漢儀帝之主九寸前方後圓圍一尺后主七寸圍九

寸木用栗

永平三年十月烝祭光武廟初奏文始五行武德之舞

明帝臨終遺詔遵儉無起寢廟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志云光武廟更衣）孝章即位有司奏言孝明皇帝聖德淳茂功烈光於四海仁風行於千載而深執謙謙無起寢廟埽地而祭除日祀之法省送終之禮遂藏主於光烈皇后更衣別室臣以為更衣在中門之外處所殊別宜尊廟曰顯宗其四時禘祫於光武之堂間祀悉還更衣共進武德之舞如孝文皇帝祫祭高廟故事制曰可

續漢書五年再殷祭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父為昭南

向子為穆北向禘以夏四月祫以冬十月禘之為言
諦諦審昭穆尊卑之義祫者合也冬十月五穀成故
骨肉合飲食於祖廟謂之殷祭四時正祭外有五月
嘗麥三伏立秋嘗粢盛酎十月嘗稻等謂之閒祀即
各於更衣之殿更衣者非正處也園中有寢有便殿
寢者陵上正殿便殿寢側之别殿即更衣也
章帝臨崩遺詔無起寢廟如先帝故事和帝即位不敢
違上尊號曰肅宗後帝承尊皆藏主於世祖廟積多無

別是後顯宗但為陵寢之號
殤帝生三百餘日而崩鄧太后攝政以尚嬰孩故不列
於廟就陵寢祭之而已
安帝以讒害大臣廢太子及崩無上宗之奏後以自建
武以來無毀者故遂常祭因以其陵號稱恭宗
沖質二帝皆小崩梁太后攝政以殤帝故事就陵寢祭
凡祠廟訖三公分祭之
梁太后臨朝以殤帝幼崩廟次宜在順帝下太常馬

訪奏宜如詔書諫議大夫呂勃以為應依昭穆之序先殤帝後順帝詔下公卿大鴻臚周舉議曰春秋魯閔公無子庶兄僖公代立其子文公遂躋僖公於閔上孔子譏之書曰有事於太廟躋僖公傳曰逆祀也及定公正其序經曰從祀先公為萬世法也今殤帝在先於秩為父順帝在後於親為子先後之義不可改昭穆之序不可亂呂勃議是也太后從之遂下詔曰孝殤皇帝雖不永休祚而即位踰年君臣禮成孝

安皇帝承襲統業而前世遂令恭陵在康陵上先後相踰失其次序非所以奉宗廟之重垂無窮之制昔定公追正順祀春秋善之其令恭陵次康陵憲陵次恭陵以序親秩為萬世法

靈帝時京都四時所祭高廟五主世祖廟七主少帝三陵追尊后三陵凡牲用十八太牢皆有副倅故高廟三主親毀之後亦但殷祭之歲奉祠

獻帝即位初平中相國董卓左中郎將蔡邕等以和帝

以下功德無殊而有過差不應為宗及餘非宗者追尊三后皆奏毀之四時所祭高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凡七廟

時有司奏議宗廟迭毀左中郎將蔡邕議曰漢承秦滅學之後宗廟之制不用周禮每帝即世輒立一廟不止於七不列昭穆不定迭毀孝元帝時丞相匡衡御史大夫貢禹始建大議請依典禮孝文孝武孝宣皆以功德茂盛為宗不毀孝宣尊崇孝武廟稱世宗

中正大臣夏侯勝猶執異議不應為宗至孝成皇帝議猶不定太僕王舜中壘校尉劉歆據經傳義處不可毀上從其議古人據正重順不敢私其君父如此其至也後遭王莽之亂光武皇帝受命中興廟稱世祖孝明皇帝政參文宣廟稱顯宗孝章皇帝至孝烝烝仁恩博大廟稱肅宗比方前世得禮之宜此以下政事多釁權移臣下嗣帝殷勤各欲褒崇至親而臣下懦弱莫敢執夏侯之直今聖朝遵古復禮以求厥

中誠合事宜孝元皇帝世在第八光武皇帝世在第
九故以元帝為考廟尊而奉之孝明遵述亦不敢毁
孝和以下穆宗威宗之號皆宜省去五年而再殷祭
袷食於太祖以遵先典議遂施行
按西都郊祀之制因秦五畤未嘗有祭天之禮東
都宗廟之制代代稱宗未嘗有祧遷之法此二失
者因循既久不能革正然郊天之禮至王莽而後
定七廟之法至董卓而後定蓋權姦擅國意所欲

行不復依違顧忌故反能矯累代之失然禮雖稍正而國且亡矣可勝慨哉

又按蔡邕所定高祖廟一祖二宗及近帝四爲七廟其說似矣但以和安順桓四帝功德無殊而有過差奏毀之則所謂近帝四者乃光武明帝章帝靈帝也按古之所謂天子七廟者自太廟及祖功宗德之後其下四世則當代人主之高曾祖父也此四代者不以有功而存不以有過而廢今以獻

帝言之靈其父也桓其祖也安其曾祖也和其高
祖也今捨其高曾祖三世而以其父上繼五世之
祖於義何所當乎當時此議雖一出董卓帝無所
預然東漢自和帝而後皇統屢絶安帝以清河王
之子入繼和帝順桓二帝以河間王之孫入繼安
帝靈帝以河間王之曾孫入繼桓帝至靈帝方有
親子為獻帝是則獻帝之所謂父者親父所謂高
祖曾祖及祖者乃所繼之大宗也自安順以来既

入嗣大位即以非禮崇其私親之父母而昧兩統二父之義往往於大宗與私親隂有厚薄伯喈豈亦習聞時指隂有謟附邪不然何所祧毀者皆所嗣之大宗而竟以靈帝上繼章帝初不問其世次之懸隔是豈得為知禮者乎

魏文帝受禪追尊大父曰大皇帝諱嵩後漢太尉大長秋騰養子也考曰武皇帝以洛京宗廟未成乃祠武帝於建始殿親執饋奠如家人禮

晉志曰禮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庶人無廟則祭於寢帝者行之非禮甚矣

明帝太和三年追尊高祖大長秋曰高皇夫人吳氏曰高皇后並在鄴廟之所祠則文帝之高祖處士沛國譙人曹萌曾祖高皇萌之子騰祖大皇帝共一廟考太祖武皇帝特一廟百代不毁所祠止於親廟四室其年十一月洛京廟成則以親盡遷處士主置園邑使宗正曹恪持節迎高祖以下神主共一廟猶爲四室而已

景初元年六月羣公更奏定七廟之制曰武皇帝肇造洪業為魏太祖文帝繼天革命為魏高祖上集成大命宜為魏烈祖於太祖廟北為二祧其左為文帝廟號曰高祖昭祧其右擬明帝號曰烈祖穆祧其明帝時見在造廟及稱祖當時之制非前代舊規也三祖之廟萬世不毁其餘四廟親盡迭遷一如周后稷文武廟祧之禮

吳孫權不立七廟以父堅嘗為長沙太守乃於臨湘縣立堅廟依後漢奉南頓故事令太守奉祠後又尊

堅廟曰始祖廟而不在京師於建業立兄長沙桓王
廟子亮立明年於宮東立權廟曰太祖廟既不在宮
南又無昭穆之制
晉武帝受禪追尊皇祖宣王為宣皇帝伯考景王為景
皇帝考文王為文皇帝
太始二年有司奏置七廟帝重其役詔宜權立一廟於
是羣臣議奏上古清廟一宮尊遠神祇逮至周室制為
七廟以辨宗祧聖旨深宏遠跡上世敦崇唐虞舍七廟

之繁華遵一宮之遠旨舜承堯禪受終於文祖遂陟帝位蓋三十載月正元日又格於祖此則虞氏不改唐廟因仍舊宮可依有虞氏故事即用魏廟奏可於是追祭征西將軍豫章府君潁川府君京兆府君與宣皇帝景皇帝文皇帝為三昭三穆是時宣皇未升太祖虛位所以祠六世與景帝為七廟其禮則據王肅說也七月又詔曰前奏就魏舊廟誠亦有準然祇奉明主情猶未安宜更營造於是改創宗廟

廟制於中門外之左通為屋四阿殿制堂高三尺隨

見廟數為室代滿備遷毁

神主尺二寸后主一尺與尺二寸中間木以栗

六年因廟陷當改創羣臣議奏曰古者七廟異所自宜

如禮又曰古雖七廟自近代以來皆廟七室於禮無廢

於情為叙亦隨時之宜至十年乃更改築於宣陽門外

窮極壯麗然坎位之制猶如初耳

武帝崩遷征西 六世祖 惠帝崩遷豫章 五世祖

元帝既即位上繼武帝於元為禰如漢光武上繼元帝故事也時西京湮沒江左建廟皆更新造尋以登懷帝之主又遷頴川四世祖位雖七室其實五世蓋從刁協議以兄弟為世數故也

時宗廟始建舊儀多闕或以惠懷二帝應各為世則頴川世數過七宜在迭毀事下太常賀循以為禮兄弟不相為後不得以承代為世殷之盤庚不序陽甲漢之光武不繼成帝別立廟寢使臣下祭之此前代

之明典而承繼之著義也惠帝無後懷帝承統弟不後兄則懷帝自上繼世祖不繼惠帝當同殷之陽甲漢之成帝議者以聖德冲遠未便改舊諸如此禮通所未論是以惠帝尚在太廟而懷帝復入數則盈八盈八之理由懷帝不出非上祖宜遷也下世既升上世乃遷遷毀對代不得相通未有下升一世而上毀二世者也惠懷二帝俱繼世祖兄弟旁親同為一世而上毀亦為一世今以惠帝之崩已毀豫章懷帝之

入復毀頹川如此則一世再遷祖位横析求之古義未見此例惠帝宜出尚未輕論況可輕毀一祖而無義例乎頹川既無可毀之理則見神之數居然自八此蓋有由而然非謂數之常也既有八神則不得不於七室之外權安一位也至尊於惠懷俱是兄弟自上後世祖不繼二帝則二帝之神行應別出不爲廟中恒有八室也又武帝初成太廟時正神止七而楊元后之神亦權立一室永熙元年告世祖謚於太廟

八室此是苟有八神不拘於七之舊例也又議者以景帝俱已在廟恵懷一例景帝盛德元功王基之本義著祖宗百世不毁故所以特在本廟且亦世代尚近數得相容安神而已無逼上祖如王氏昭穆既滿終應别廟也以今方之既輕重義異又七廟七世之親昭穆父子位也若當兄弟旁滿輒毁上祖則祖位空懸世數不足何取於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然後成七哉今七廟之義出於王氏從禰已上至於高祖

親廟四世高祖已上復五世六世無服之祖故為三昭三穆并太祖而七也故世祖定郊廟禮京兆潁川曾高之親豫章五世征西六世以應此義今至尊繼統亦宜有五六世之祖豫章六世潁川五世俱不應毀今既云豫章先毀又當重毀潁川此為廟中之親惟從高祖已下無復高祖以上二世之祖於王氏之義三昭三穆廢闕其二甚非宗廟之本所據承又違世祖祭征西豫章之意於一王定禮所闕不少時尚

書僕射刁協與循異議循答義深備辭多不載竟從

循議焉

於時百度草創舊禮未備毀主權居側室至太興三

年正月乙卯詔曰吾雖上繼世祖然於懷愍皇帝皆

北面稱臣今祠太廟不親執觴酌而令有司行事於

情禮不安可依禮更處太常恒言今聖上繼武皇帝

宜準漢世祖故事不親觴爵又曰今上承繼武帝而

廟之昭穆四世而已前太常賀循博士傅純並以為

惠懷及愍宜别立廟然臣愚謂廟室當以客主為限無拘常數殷世有二祖三宗若拘七室則當祭禰而已推此論之宜還復豫章頴川以全七廟之禮驃騎長史温嶠議凡言兄弟不相入廟既非禮文且光武奮劒振起不策名於孝平務神其事以應九世之讖又古不共廟故别立焉今上以策名而言殊於光武之事躬奉烝嘗於繼既正於情又安矣太常恒欲還二府君以全七世嶠謂是宜驃騎將軍王導從嶠議

嶠又曰其非子者可直言皇帝敢告某皇帝又若以一帝為一世則不祭禰反不及庶人帝從嶠議悉施用之於是乃更定制還復豫章潁川於昭穆之位以同惠帝嗣武故事而惠懷愍三帝自從春秋尊卑之義在廟不替也

元帝崩豫章復遷然元帝神位猶在愍帝之下故有坎室者十也

明帝崩潁川又遷猶十室也於是續廣太廟故三遷主

並還西儲名之曰祧以準遠廟

成帝崩康帝承統以兄弟一世故不遷京兆始十一室也

穆帝永和二年有司奏十月殷祭京兆府君當遷祧室昔征西豫章潁川三府君毁主中興之初權居天府在廟門之西咸康中太常馮懷表續太廟奉還於西儲夾室謂之為祧疑亦非禮今京兆遷入是為四世遠祖長在太祖之上昔周室太祖世遠故遷有所

歸今晉廟宣皇為主而四廟居之是屈祖就孫也殷
祫在上是代太祖也領司徒蔡謨議四府君宜改築
別室若未展者當入就太廟之室人莫敢卑其祖文
武不先不窋殷祭之日征西東面處宣皇之上其後
遷廟之主藏於征西之祧祭薦不絕護軍將軍馮懷
議禮無廟者為壇以祭可立別室藏之至殷禘則祭
於壇也輔國將軍譙王司馬無忌等議禘諸儒謂太
王王季遷主藏於文武之祧如此府君遷主宜在宣

帝廟中然今無寢室宜變通而改築又殷祫太廟征西東面尚書郎孫綽與無忌議同曰太祖雖位始九五而道以從暢替人爵之尊篤天倫之道所以成教本而光百代也尚書郎徐禪議禮去祧為壇去壇為墠歲祫則祭之今四祖遷主可藏之石室有禱則祭於壇墠又遣禪至會稽訪處士虞喜喜答曰漢世韋元成等以毀主瘞於園魏朝議者云應埋兩階之間且神主本在太廟若今側室而祭則不如永藏又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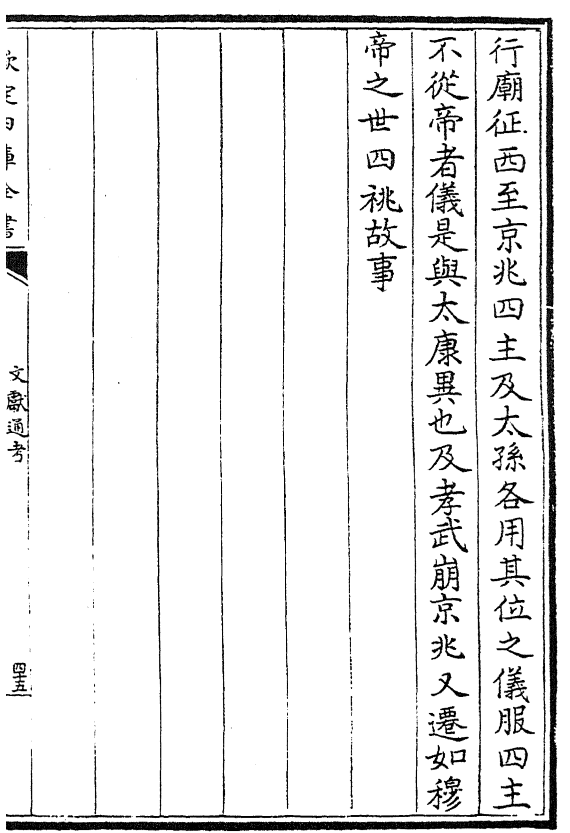
君無追號之禮益明應毀而無祭是時簡文為撫軍將軍與尚書郎劉邵等奏四祖同居西祧藏主石室禘祫乃祭如先朝舊儀時陳留范宣兄子問此禮宣答曰舜廟所以祭皆是庶人其後世遠而不毀不居舜廟上不序昭穆今四君號猶依本非以功德致祀也若依虞主之瘞則猶藏子孫之所若依夏主之埋則又非本廟之階宜思其變別築一室親未盡則禘祫處宣帝之上親盡則無緣下就子孫之列其後太

常劉遐等同蔡謨議博士或疑陳於太祖者皆其後
之毀主憑按古義無別前後之文也禹不先鯀則遷
主居太祖之上亦何疑也於是京兆遷入西儲同謂
之祧如前三祖遷主之禮故正室猶十一也
穆帝崩哀帝海西並為兄弟無所登除
簡文帝上繼元皇帝世秩登進於是潁川京兆二主復
還昭穆之位至簡文崩潁川又遷
按漢光武既即帝位以昭穆當為元帝後遂祀昭

宣元於太廟躬執祭禮而別祀成哀以下於長安使有司行事此禮之變也然其時漢已為王莽所篡光武起自匹夫誅王莽夷羣盜以取天下雖曰中興事同創業又其祖長沙定王與武帝同出景帝則於元成服屬已為疎遠先儒胡致堂謂雖遠祖高帝而不紹元帝自帝其舂陵侯以下四親而祠之於義亦未為大失者此也則成哀而下行既非尊屬又已遠姑不廢其祀可矣至於晉元帝以

琅邪王而事惠懷愍簡文以會稽王而事成帝以下諸君君臣之義非一日矣一旦入繼大統即以漢世祖為比遽欲自尊而於其所嘗事之君於行為姪者即擯之而不親祀此何禮邪況又取已祧之遠祖復入廟還昭穆之位則所以嚴事宗廟者不幾有同兒戲乎

孝武帝太元十二年始改作太廟殿正室十四間東西儲各一間合十六間棟高八丈四尺備法駕遷神主於



行廟征西至京兆四主及太孫各用其位之儀服四主不從帝者儀是與太康異也及孝武崩京兆又遷如穆帝之世四祧故事

文獻通考卷九十二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趙立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文獻通考卷九十三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文獻通考卷九十三

鄱陽馬端臨貴與著

宗廟考三

天子宗廟

宋武帝即尊位祠七代為七廟永初追尊皇考晉陵郡功曹翹即武帝父晉陵本郡為孝皇帝皇妣趙氏為穆皇后三年孝懿蕭皇后崩又祔廟高祖崩神主升廟猶昭穆之序如魏晉

之制虛太祖之位

文帝元嘉初追尊所生胡婕妤為章皇太后立廟於太廟西其後孝武昭太后明帝宣太后並祔章太后廟

齊高帝追尊父為宣皇帝右軍將軍承之母為昭皇后七廟子蕭顯曰晉用王肅之議以文景為共代上至征西其實六也尋此意非以兄弟為後當以立主之義可容於七室及楊元后崩征西之廟不毀則知不以元后為代數廟有七室數盈八主晉太常賀循立議以後弟不繼兄故代必限七主無定數宋臺初立五廟以臧后為代室就禮而求亦親廟四矣若據伊尹之言必及七代則子昭孫穆不列婦人若依鄭元之說廟有親稱妻者言齊豈或濫享且閟宮之德用七非數開元之祀晉八無傷今

謂之七廟而止唯六祀使受命之君流光之典不足若謂太祖齊登則昭穆之數何繼斯故禮官所宜詳也

梁武帝受禪遷神主於太廟為三昭三穆凡六廟追尊皇考為文皇帝丹陽尹順之皇妣為德皇后廟號太祖皇祖以上皆不追尊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與親廟為七皆同一堂共庭而別堂

陳依梁制七廟如禮初文帝入嗣而皇考始興昭烈王廟在始興國謂之東廟天嘉中徙神主祔於梁之小廟改曰國廟祭用天子儀

後魏之先居於漢北鑿石爲祖宗之廟於烏洛侯國西
北
明元帝永興四年立太祖道武帝廟於白登山歲一祭
具太牢帝親奉無常月又於白登西太祖舊遊之處立
昭成獻明太祖廟常以九月十月之交帝親祭牲用馬
牛羊又親行貙劉之禮
孝文太和三年六月親謁七廟時羣官議曰大魏舊事多不親謁今陛下孝誠
發中思親執祀謹按舊章集爲親拜之儀制可

十五年四月改營太廟詔曰祖有功宗有德後者不得
擅祖宗之名居二祧之廟今述遵先志宜制祖宗之號
烈祖有創業之功代祖有開拓之德宜為祖宗百代不
遷而遠祖平文功未多於昭成然廟號為太祖道武建
業之勲高於平文廟號為烈祖比校似為未允朕今奉
遵道武為太祖顯祖為二祧餘皆以次而遷平文既遷
廟唯有六如今七廟一則無主唯當朕躬此事亦臣子
所難言朕以不德忝承洪緒若宗廟之靈獲全首領以

没於地為昭穆之次心顧畢矣必不可先設可垂文示
後司空長樂王穆亮等奏言升平之會事在於今推功
考德實如明旨但七廟之祀備行日久無宜闕一虛
有所待臣等愚謂依先尊祀可
垂文示後理衷如此不敢進言八月詔郡國有時果可
薦者並送京師以供廟享其白登山雞鳴山廟唯遣有
司行事十一月釋禫祭太和廟帝衮冕與祭者朝服丁
卯遷廟之神主於太廟百官陪從奉神主於齋車至新
廟有司升神主於太廟諸侯王牧守蕃附等各以其職
來祭十月詔先王制禮經綸萬代白登廟者有為而興

昭穆不次太祖有三層之宇已降無方丈之室又常用
季秋躬駕虔祀今授衣之月享祭明堂立冬之始奉烝
太廟若復齋白登便為一月再駕緬詳二理謂宜省一
可廢東山之祀成此二享之敬可勅有司但命內典神
者攝行祭事獻明道武各有廟稱可具依舊式自太宗
諸帝昔無殿宇因停之
十九年遷都洛邑二月詔曰太和廟已就神儀靈主宜
時奉寧可剋五月奉遷於廟其出金墉之儀一准出代

都太和之式入新廟之典可依近至金墉之軌其威儀
鹵簿如出代廟百官奉遷宜可省之但令朝官四品以
上侍官五品以上宗室奉迎
北齊文宣帝受禪置六廟獻武以下不毀以上則遞毀
並同廟而別室既而遷神主於太廟文襄文宣並太祖
之子文宣初疑其昭穆之次欲別立廟衆議不同至二
年秋始祔太廟五祭同梁制
後周閔帝受禪而告宗廟追尊皇祖為德皇帝名肱生泰父

文王為文皇帝廟號太祖（太師周國公名泰）擬祖以上三廟遞遷至太祖不毀其下相承置二穆為五焉明帝崩廟號代宗武帝崩廟號高祖並為祧廟不毀

隋文帝受命遣兼太保宇文善奉策詣同州告皇考桓王廟兼用女巫同家人禮追尊號為武元皇帝（大司空名忠）皇妣為元明皇后迎神歸於京師改立左宗廟未言始祖又無受命之祧自高祖以下置四親廟同殿異室一皇高祖太原府君廟二皇曾祖康王廟三皇祖獻王廟

四皇考太祖武元皇帝廟擬祖遷於上而太祖之廟不毀

煬帝立七廟太祖各一殿准周文武二祧與始祖為三餘並分室而祭始及祧之外從迭毀之法時禮部侍郎許善心等議

按周制自太祖以下各别立廟至於禘祫皆食於太祖是以前漢亦隨處而立後漢光武新平冦亂務從省約乃總立一堂而羣主異室自此以來因循不變請立七廟詔可既營洛邑後有司奏請於東京建立宗廟帝謂祕書監柳䛒曰今始祖及二祧已具令後子孫處何所又下詔准議别立高祖之廟屬

有行役復寢

唐高祖武德元年追尊高祖曰宣簡公曾祖曰懿王祖曰景皇帝考曰元皇帝立四廟於長安通義里備法駕迎四世祔於太廟

太宗貞觀九年高祖崩增修太廟中書侍郎岑文本議曰祖鄭元者則陳四廟之制述王肅者則引七廟之文貴賤混而莫辨是非紛而不定春秋穀梁傳及禮記王制祭法禮器孔子家語並云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

三廟士一廟尚書咸有一德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至於孫卿孔安國劉歆班彪父子孔晁虞喜干寶之徒商較今古咸以為然故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是以晉宋齊梁皆依斯義立親廟六豈有國之茂典不刊之休烈乎然若使違羣經之正說從累代之疑議背子雍之篤論遵康成之舊學則天子之禮下逼於人臣諸侯之制上僭於王者非所謂尊卑有序名位不同者也臣等參詳請依晉宋故事立親廟六其祖宗

之制式遵舊典制從之於是增修太廟始崇弘農府君
及高祖神主并舊四室為六室
太宗崩遷弘農府君神主於夾室太宗神主祔太廟
初有司請依典禮上欲留神主於内寢旦夕申如在
之敬有詔停祔廟英國公李勣等請曰竊以祖功宗
德帝王之明典武穆文昭嚴配之洪訓愛敬之至率
由玆道禮有節文事經列聖苟違斯義家國貽恥況
踰月之外須申大祫下管登歌發揚雅頌郊天配帝

光華勲烈如停祔禮諸美咸棄伏願取法前王垂訓

翼子乃許焉

高宗崩神主祔太廟又遷宣皇帝神主於夾室

武太后垂拱四年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四時

享祀如京廟之制別立崇先廟以享武氏祖考

武氏革命稱帝改唐西京太廟為享德廟四時惟享

高祖以下三室餘四室閉其門廢享祀之禮又於東

都改制太廟為七室祔武氏七代神主又改西京崇

先廟為崇尊廟其享祀如太廟之儀
中宗神龍元年改享德廟依舊為京太廟遷武氏七廟
於西京崇恩廟東都太廟以景皇帝為太祖廟崇六室
時太常博士張齊賢建議曰始封之君謂之太祖太
祖之廟百代不遷商之元王周之后稷是也但商自
元王以後十有四代至湯而有天下周自后稷以後
十有七代至武王而有天下其間代數既遠遷廟親
皆出太祖之後故得合食有序尊卑不差其後漢高

受命無始封祖即以高祖皇帝為太祖魏武創業文
帝受命亦以武帝為太祖晉宣創業武帝受命亦以
宣帝為太祖宇文以文皇帝為太祖隋室以武元皇
帝為太祖國家景皇帝始封唐公實為太祖中間代
數既近列在三昭三穆之内故皇家太廟唯有六室
其弘農府君宣光二帝尊於太祖親盡則遷不在昭
穆合食之數奉勑七室以下依舊號尊崇續又奉勑
既立七廟須尊崇始祖逑令詳定者伏尋禮經始祖

即太祖太祖之外更無始祖後周太祖之外以周文王為始祖不合禮經或有引白虎通義云后稷為始祖文王為太祖武王為太宗及鄭元註詩序云太祖謂文王以為說者其義不然何者彼以禮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以謂文王為太祖耳非祫祭羣主合食之太祖今議者或有欲立涼武昭王為始祖者殊為不可何者昔在商周稷卨始封湯武之興祚由稷卨故以為太祖即皇家之景帝

是也涼武昭王勲業未廣後主失守國土不傳景皇始封實本明命今乃捨封唐之盛烈崇西涼之遠構求之前古實乖典禮魏氏不以曹參為太祖晉氏不以殷王卬為太祖宋氏不以楚元王為太祖齊梁不以蕭何為太祖陳隋不以胡公楊震為太祖則皇家安可以涼武昭王為太祖乎漢之東京大議郊祀多以周郊后稷漢當郊堯唯杜林議獨以為周室之興祚由后稷漢業特起功不縁堯祖宗故事所宜因循

竟從林議又傳稱欲知天上事問長人以其近之武德貞觀之時去涼武昭王蓋亦近於今矣當時不立者不可立故也今既年代寖遠方復立之實恐景皇失職而震怒武昭虛位而不答非社稷之福也請准勑加太廟為七室享宣皇帝以備七代其始祖不合別有尊崇太常博士劉承慶議曰夫太祖以功建昭穆以親崇有功百代而不遷親盡七葉而當毀或以太祖代淺廟數非備更於昭穆之上遠立合遷之君

曲從七廟之文深乖迭毀之制景皇帝濬德基唐代
數猶近號雖崇於太祖親尚烈於昭穆且臨六室之
位未申七代之尊是知太廟當六未合有七故先朝
唯有宣光景元神堯文武六代親廟太帝登遐神主
升祔於廟室以宣皇帝代數當滿準禮復遷令止有
光皇帝以下六代親廟非是天子之廟數不當有七
本由太祖有遠近之異故初建有多少之殊宣皇既
非始祖又廟無祖宗之號親盡既遷其廟不合重立

恐違王制之文不合先朝之旨光崇六室不虧古義

時有制令宰臣更加詳定禮部尚書祝欽明等奏言

張齊賢以始同太祖不合更祖昭王劉承慶以王制

三昭三穆不合重崇宣帝臣等商量請依張齊賢以

景皇帝為太祖依劉承慶尊崇六室制從之

睿宗即位廢武氏崇恩廟

元宗開元五年太廟四室壞上素服避正殿時上將幸

東都以問宋璟蘇頲對曰陛下三年之制未終遽爾行

幸恐未契天心災異為戒願益停車駕又問姚崇對曰
太廟屋材皆苻堅時物歳久朽腐而壊適與行期相會
何足異也且王家以四海為家陛下以關中不稔幸東
都百官供擬已備不可失信但應遷神主於太極殿更
修太廟如期自行耳上大喜從之右散騎常侍褚無量
上言隋文帝富有天下遷都之日豈取苻氏舊材以立
太廟乎此特諛臣之言耳願陛下克謹天戒納忠諫遠
諂諛上弗聽

開元十年制創立太廟九室獻祖懿祖太祖世祖高祖

太宗中宗睿宗

先時以孝敬皇帝為義宗祔於廟由是為七室而京

太廟亦七室中宗崩中書令姚元之吏部尚書宋璟

以謂義宗追尊之帝不宜列昭穆而其葬在洛州請

立別廟於東都而有司時享其京廟神主藏於夾室

由是祔中宗而光皇帝不遷遂為七室矣睿宗崩博

士陳貞節蘇獻等議曰古者兄弟不相為後殷之盤

庚不序於陽甲漢之光武不嗣於孝成而晉懷帝亦繼世祖而不繼惠帝蓋兄弟相代昭穆位同至其當遷不可兼毀二廟荀卿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謂從禰以上也若傍容兄弟上毀祖考則天子有不得事七世者矣孝和皇帝有中興之功而無後宜如殷之陽甲出為別廟祔睿宗以繼高宗於是立中宗廟於太廟之西開元十年詔宣皇帝復祔於正室謚為獻祖并謚光皇帝為懿祖又以中宗還祔太廟於是太

廟為九室

致堂胡氏曰范祖禹有言書云七世之廟可以觀德則天子七廟自古而然也其祖宗有功德而其廟不毁則無世數商之三宗周之文武是也然則三昭三穆之外猶足以祖有功而宗有德矣明皇始為九廟何所取乎夫先覺君子皆以漢儒祖有功宗有德之論為非曰子孫於祖考無選擇而事之之義是故天子七廟而已矣有祧焉不恚其數

盈也有禘焉不患其乏饗也今既以九廟為非而有功德之廟不毀則九亦安足以盡之文武固造周者以功而論則成康身致太平刑措不用亦豈可毀邪是故宗廟之禮由子孫不忘而建不忘者仁也或七廟或五廟或三廟者禮也其有功德無功德非子孫所當祔祧而隆殺之也名之曰幽厲非子孫所當回隱而遷改之也一斷以先王之禮無敢損益於其間是則禮之盡也七世之廟可以

觀德者吉凶善惡皆以是觀之云耳

代宗崩禮儀使顏真卿議太祖高祖太宗皆不毀而世

祖元皇帝當遷於是遷元皇帝而祔代宗

德宗建中元年三月禮儀使工言東都太廟闕木主請

造以祔初武后於東都立高祖太宗高宗三廟至中宗

以後兩京太廟四時並饗至德宗亂後木主多亡闕未

祔於是議者紛然而大旨有三其一曰必存其廟遍立

羣主時享之其二曰建廟立主存而不祭若皇輿時巡

則就饗焉其三曰存其廟瘞其主駕或東幸則飾齋車奉京師羣廟之主以往議皆不決而罷貞元十五年四月膳部郎中歸崇敬上疏曰東都太廟不合置木主謹按典禮虞主用桑練主用栗重作栗主則埋桑主所以神無二主猶天無二日土無二王今東都太廟是則天皇后所建以置武氏木主中宗去其主而存其廟葢將以備行幸遷都之制也且殷人屢遷前八後五其後遷都一十三度不可每都別立神主也議者或云東都神

主已曾虔奉而禮之豈可一朝廢之乎虞祭則立桑主
而虔祀練祭則立栗主而埋桑主豈桑主不曾虔祀而
乃埋之又所闕之主不可更作作之不時非禮也
天寶末兩都傾陷神主亡失肅宗既克復但建廟作
主於工都其東都太廟毁為軍營九室神主失亡大
歷間始於人間得之遂寓於太微宫不復祔饗自建
中至於會昌議者不一或以為東西二京宜皆有廟
而舊主當瘞虛其廟以俟巡幸則載主而行或謂宜

藏神主於夾室或曰周豐洛有廟者因遷都乃立廟禰今東都不因遷而立廟非也又曰古者載主以行者惟新遷一室之主耳未有載羣廟之主者也至武宗時悉廢羣議詔有司擇日修東都廟已而武宗崩宣宗竟以太微神主祔東都廟焉

德宗崩禮儀使杜黄裳議高宗在三昭三穆外當遷於是遷高宗而祔德宗蓋以中睿為昭穆矣

順宗崩當遷中宗而有司疑之以為則天革命中宗中

興之主也博士王涇史官蔣武皆以為中宗得失在已非漢光武晉元帝之比不得為中興不遷之君由是遷中宗而祔順宗

文宗開成五年禮儀使奏謹按天子七廟祖功宗德不在其中國朝制度太廟九室伏以太廟景皇帝受封於唐高祖太宗創業受命有功之主百代不遷今文宗皇帝升祔有時代宗皇帝是親盡之祖禮合祧遷每至祔祫合食如常勑旨敬依典禮

自憲宗穆宗敬宗文宗四世祔廟睿元肅代以次遷至武宗崩德宗以次當遷而於世次為高祖禮官始覺其非以謂兄弟不相為後不得為昭穆乃議復祔代宗而議者言已祧之主不得復入太廟禮官曰昔晉元明之世已遷豫章潁川後皆復祔此故事也議者又言廟室有定數而無後之主當置別廟禮官曰晉武帝時景文同廟廟雖六代其實七主至元帝明帝廟皆十室故賀循曰廟以容主為限而無常數也

於是復祔代宗而以敬宗文宗武宗同為一代初元宗之復祔獻祖也詔曰使親而不盡遠而不祧蓋其率意而言爾非本於禮也而後之為說者乃遷就其事以謂三昭三穆與太祖祖功宗德三廟不遷為九廟者周制也及敬文武三宗為一代故終唐之世常為九代十一室焉

武宗會昌五年七月中書門下奏孟州汜水縣武牢關是太宗擒王世充竇建德之地關城東峰有高祖太宗

像在一堂之内伏以山河如舊城壘猶存威靈皆畏於軒臺風雲疑還於豐沛誠宜百代嚴奉萬邦所瞻西漢故事祖宗所嘗行幸皆令郡國立廟今縁定覺寺例合毀拆望取寺中大殿材木於東峰改造一殿四面兼置垣墻伏望號為昭武廟以昭聖祖武功之盛興功日望令差東都分司郎官一人薦告至畢功日别差使展敬

制可王者大勲備於率土宗社之典敬而不私郡國立廟非古也

僖宗中和元年黄巢犯闕僖宗避狄於成都夏四月有

司請享太祖已下十一室詔公卿議之太常卿牛藂與儒者議其事或曰王者廵狩以遷廟主行如無遷廟之主則祝史奉幣帛皮珪告於祖廟遂奉以出載於齋車每舍奠焉今非廵狩是失守宗廟則當罷宗廟之事藂疑之將作監王檢太子賓客李匡乂虞部員外郎袁皓建議異同及左丞崔厚為太常卿遂議立行廟以元宗幸蜀時道宫元元殿之前架幄幕為十一室又無神主題神版位而行事達禮者非之明年乃特造神主祔於

行廟

梁太祖開平元年初受禪立四廟於京師

後唐莊宗同光二年太常禮院奏國家興建之初已於北都置廟今剋復天下遷都洛陽却復本朝宗廟按禮無二廟之文其北都宗廟請廢從之

閔帝應順元年中書門下奏太常以太行山陵畢祔廟今太廟見享七室高祖太宗懿宗昭宗獻祖太祖莊宗太行升祔禮合祧遷獻祖下尚書省集議從之

時議者以懿祖賜姓於懿宗以支庶繫太宗例宜以懿為始祖次昭宗可也不必祖神堯而宗太宗若依漢光武則宜於代州立獻祖而下親廟其唐廟依舊禮行之可也而議謚者忘咸通之懿宗又稱懿祖父子俱懿於理可乎將朱耶三世與唐室四廟連敘昭穆非禮也議祧者不知受氏於唐懿宗而祧之今又及獻祖以禮論之始祧昭宗次祧懿祖可也而懿祖如唐景皇帝豈可祧乎

晉高祖天福二年中書門下奏皇帝到京未立宗廟所司請立高祖以下四親廟其始祖一廟未敢輕議令都省百官集議御史中丞張昭議曰臣讀十四代史書見二千年故事觀諸家宗廟都無始祖之稱唯殷周二代以稷契為太祖禮記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元註云此周制也七者太祖后稷及文王武王與四親廟又曰殷人六廟契及成湯與二昭二穆也夏后氏立五廟不立太祖唯禹與二昭二穆而已據王

制鄭元所釋即殷周以稷契為太祖夏后氏無太祖亦無追謚之廟自殷周已來時更十代皆於親廟之中以有功者為太祖無追崇始祖之例具引今古即恐詞繁事要證明須陳梗槩漢以高祖父太上皇無社稷功不立廟號高帝自為高祖魏以曹公相漢垂三十年始封於魏故為太祖晉以宣王輔魏有功立為高祖以景帝始封於晉故為太祖宋氏先世官閥卑微雖追崇帝號劉裕自為高祖南齊高帝之父位至右將軍生無封爵

不得為太祖高帝自為太祖梁武帝父順之佐佑齊室封侯位至領軍丹陽尹雖不受封於梁亦為太祖陳武帝父文讚生無名位以武帝有功梁室贈侍中封義興公及武帝即位亦追為太祖周閔帝以父泰相西魏經營王業始封於周故為太祖隋文帝輔周室有大功始封於隋故為太祖唐高祖神堯祖父虎為周八柱國隋代追封唐公故為太祖唐末梁室朱氏有帝位亦立四廟朱氏先世無名位雖追冊四廟不立太祖朱公自為

太祖此則前代追冊太祖不出親廟之成例也王者祖有功而宗有德漢魏之制非有功德不得立為祖宗殷周受命以稷契有大功於唐虞之際故追尊為太祖自秦漢之後其禮不然雖祖有功仍須親廟今亦粗言往例以取證明秦稱造父之後不以造父為始祖漢稱唐堯劉累之後不以堯累為始祖魏稱曹參之後不以參為始祖晉稱趙將司馬卬之後不以卬為始祖宋稱漢楚元王之後不以元王為始祖齊梁皆稱蕭何之後不

以蕭何為始祖陳稱太印長陳實之後不以實為始祖元魏稱李陵之後不以陵為始祖後周稱神農之後不以神農為始祖隋稱楊震之後不以震為始祖唐稱臯陶老子之後不以臯陶老子為始祖唯唐高宗則天武后臨朝革唐稱周便立七廟仍追冊周文王姬昌為始祖此蓋當時附麗之徒不諳故實武立姬廟乖越已甚曲臺之人到今嗤誚臣遠觀秦漢下至周隋禮樂衣冠聲明文物未有如唐室之盛武德議廟之初英才間出

如溫魏顏虞通今古封蕭薛杜達禮儀制度憲章必有師法夫追先王先母之儀起於周代據史記及禮經云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一戎衣而有天下尊為天子宗廟享之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太王王季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曰郊祀后稷以配天據此言之周武雖祀七世追為王號者但四世而已故自東漢以來有國之初多崇四廟從周制也況殷因夏禮漢習秦儀無勞博訪之文宜約已成之制請依隋唐有國之初創立四

廟推四世之中名位高者為太祖謹議以聞勅宜令尚書省集議聞奏乃倣唐朝舊例追尊四廟

天福十二年時漢高祖已即位尚仍天福之號太常博士段顒奏請立高曽祖禰四廟更上追遠祖光武皇帝為百代不遷之廟居東向之位吏部尚書竇正固等議古者四親廟之外祖功宗德不拘定數今除四親廟外更請追尊高皇帝光武皇帝共立六廟從之

按後唐晉漢皆出於夷狄者也莊宗明宗既捨其

祖而祖唐之祖矣及敬塘知遠崛起而登帝位俱欲以華胄自詭故於四親之外必求所謂始祖者而祖之張昭之言議正而詞偉矣至漢初則段顒竇正固之徒曲為諂附乃至上祖高光以為六廟然史所載出自沙陀部之說固不可掩也竟何益哉

周太祖廣順元年有司議立四親廟從之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有司請立宗廟詔下其議兵部

尚書張昭等奏謹按堯舜禹皆立五廟蓋二昭二穆與其始祖商建六廟蓋昭穆之外祀契與湯周立七廟蓋親廟之外祀太祖及文武漢初立廟悉不如禮魏晉始復七廟之制江左相承不改然七廟之中猶虛太祖之室隋文但立高曽祖禰四廟而已唐因隋制立四親廟梁氏而下不易其法稽古之道斯為折衷伏請追尊高曽四代號謚崇建廟室奏可判太常寺竇儼奏議皇高祖文安府君請上尊號曰文獻皇帝廟號僖祖陵號欽

陵皇曾祖中丞府君請上尊謚曰惠元皇帝廟號順祖陵號康陵皇祖驍衛府君請上尊號曰簡恭皇帝廟號翼祖陵號定陵皇考周龍捷左廂都指揮使太尉府君請上尊謚曰昭武皇帝廟號宣祖陵曰安陵皇高祖妣崔氏請上尊謚曰文懿皇后皇曾祖妣桑氏請上尊號曰惠明皇后皇祖妣京兆郡太夫人劉氏請上尊號曰簡穆皇后詔從之九月丙午上御崇元殿備禮冊四親廟奉安神主行上謚之禮

二年祔明憲皇后杜氏神主於宣祖室
太宗太平興國二年正月有司言按唐制長安太廟凡
九廟同殿異室其制二十一間皆四柱東西夾室各一
前後面各三階東西各三側階國朝太廟四室室三間
今太祖升祔共成五室請依長安之制東西留夾室外
餘十間分為五室室二間從之四月己卯奉神主祔廟
以孝明皇后王氏配仍置尊號冊寶於室内
真宗咸平元年三月詔議太祖廟號禮官請與太宗合

祭同位異坐太祖位仍稱孝子從之

判太常禮院李宗訥等言伏見僖祖稱曾高祖太祖稱伯文懿惠明簡穆昭憲皇后並稱祖妣孝明孝惠孝章皇后並稱伯妣按爾雅有考妣王父母曾祖王父母高祖王父母及世父之别以此觀之唯父母得稱考妣今請僖祖止稱廟號順祖而下即依爾雅之文事下尚書省集官議定户部尚書張齊賢等上言王制曰天子七廟謂三昭三穆並太祖之廟而七前

代或有兄弟繼及亦移昭穆之列是以漢書為人後者為之子所以尊本祖而重正統也又禮云天子絶朞喪安得宗廟中有伯氏之稱乎其唐朝及五代有稱者蓋禮官之失非正典也請自今有事於太廟則太祖並諸祖室稱孝孫孝曾孫嗣皇帝太宗室稱孝子嗣皇帝其爾雅考妣王父之文本不謂宗廟言也歷代既無所取於今亦不可行詔禮官别加詳定禮官言按春秋左氏傳文公二年躋僖公正義云禮

父子異昭穆兄弟昭穆同此明閔僖弟兄繼統同為
一代又魯隱桓繼及皆當穆位江都集禮晉建武中
惠懐二主兄弟同位異坐尚書盤庚有商及王史記
云陽甲至小乙兄弟四人相承故不稱嗣子而曰及
王明不繼兄之統也唐中宗睿宗皆處昭位恭宗文
宗武宗昭穆同為一世伏請僖祖室止稱廟號后曰
祖妣順祖室曰高祖后曰高祖妣翼祖室曰皇祖考
后曰皇祖妣祝文稱孝孫太祖室曰皇伯考妣太宗

室曰皇考妣每大祭太祖太宗昭穆同位祝文並稱
孝子其別廟稱謂亦請依此詔都省復集兩制丞郎
參議以聞旣而都省上議伏以古者祖有功宗有德
皆先有其實而後正其名今太祖受命開基太宗纘
承大寶則百世不祧之廟矣豈有祖宗之廟已分二
世昭穆之位翻同一代如臣等前議引漢書云禮為
人後者為之子以正父子之道以定昭穆之義則至
公而無疑也必若同為一代則是太宗不得自為世

數也不得自為世數則何以得為宗乎不得為宗則何以得為百世不祧之主乎又云春秋正義禮子父異昭穆兄弟昭穆同亦不言昭穆不可異此又不可為證也今若序為六世以一昭一穆言之則上無毀廟之嫌下有善繼之美於禮為大順於時為合宜何嫌而謂不可乎翰林學士宋湜等又言三代而下兄弟相繼則多昭穆異位未之見也况古之鴻儒賀循温嶠之徒議其事者衆甚今詳都省所議皇帝於太

祖廟室稱孝孫臣竊疑焉欲望重下有司審加詳定詔令禮官再討典故禮官言按禮記祭統曰祭有昭穆者所以别父子逺近長幼親疎之序而無亂也公羊傳公孫嬰齊為兄歸父之後春秋謂之仲嬰齊何休云弟無後兄之義為亂昭穆之序失父子之親故不言仲孫明不以子為父孫晉賀循議兄弟不合繼位昭穆云商人六廟親廟四並契湯而六比有兄弟四人相襲為君者便當上毁四廟乎如此四世之親

盡無復祖禰之神矣又商紀成湯為君合十二代而正代唯六易乾鑿度曰商帝乙六世王也以此言之明兄弟不為正代也温嶠議兄弟相繼藏主室之事云若以一帝為一世則當不得祭於禰乃不及庶人之祭也夫兄弟同世於恩旣順於義無否元宗朝禘祫儀云布昭穆之座於戶外皇伯考中宗皇考睿宗並坐於南廂北向同列穆位又唐郊祀録德宗朝祝文以中宗為高伯祖續曲臺禮祫祭圖中宗睿宗俱

列昭位晉王導荀菘等議大宗無子則立支子又曰為人後者為之子無兄弟相為之文所舍至親取遠屬者蓋以兄弟一體無父子之道故也竊以七廟之制百王是尊至於祖有功宗有德則百世不遷之廟也父為昭子為穆則萬世不刊之典也今議者引漢書曰為人後者為之子殊不知弟不為兄後子不為父孫春秋之深旨也父謂之昭子謂之穆禮記之明文也又按太宗饗祀太祖二十有二年稱曰孝弟此

不易之制又安可追改乎唐元宗謂中宗為皇伯考德宗謂中宗為高伯祖則伯氏之稱復何不可臣等參議自今合祭曰太祖太宗依典禮同位異坐太祖仍舊稱孝子奏可

景德元年詔有司詳定明德皇太后李氏升祔之禮上議曰唐睿宗昭成肅明二后先天之始惟以昭成配享開元之末又以肅明遷祔恭惟懿德皇后久從升祔雖先後有殊在尊親一貫請同祔太宗室以先後次之詔

尚書省集官詳議咸如禮官之請乃並祔太廟

三年龍圖閣待制陳彭年言按漢書高平侯魏洪坐酎

宗廟騎至司馬門削爵一級此則騎不過廟司馬門之

明文也伏見太廟别有偏門及東門祀官入齋宫去殿

庭尚逺其后廟雖有一門每遇禘祫神主由之出入蕭

又齋宫正與殿門相對數步而已祀官皆乘馬而入實

非恭恪望自今中書門下行事許乘馬入太廟東門自

餘並不得乗入庶彰寅奉以廣孝思詔祀官遇雨許乘

馬入東門導從止門外餘如所請

大中祥符元年六月以將封禪詔有司議加上太祖太宗尊謚後又詔太廟六室各奉上尊謚二字中書門下請加僖祖謚曰文獻睿和皇帝順祖曰惠元睿明皇帝翼祖曰簡恭睿德皇帝宣祖曰昭武睿聖皇帝太祖曰啓運立極英武睿文神德聖功至明大孝皇帝太宗曰至仁應道神功聖德文武睿烈大明廣孝皇帝遣宰相王旦等奉上册寶

三年十二月詔曰朕以親祀后祇昭告祖考詳觀定儀有所未安入廟則步武正門至庭則廻班東向且躬申祇見禮尚尊虔當罄寅恭庶申誠慤自今謁廟朕當由東偏門入至殿庭不得令百官廻班

仁宗嘉祐時集賢校理邵必言周禮小宗伯之職凡王之會同甸役禱祠肄儀為位鄭氏注云若今時肄儀司徒府今習宮廟儀而啓室登殿拜則小抱奠則虛爵樂舉柷敔舞備行綴慢褻神靈莫斯為甚夫習儀者本以

防失禮而瀆神也奈何天子未行親祠而有司先瀆之宜習於尚書省以比漢司徒府下禮院兩制定而從之

嘉祐七年六月時英宗已即位仁宗將祔廟修奉太廟使蔡襄上八室圖廣廟室并夾室為十八間神主奉安齊殿數月而成舊廟室前楹狹隘每禘祫陳序昭穆南北不相對左右祭器填委不中儀式嘉祐親祫增築土階張幄帟乃可行禮宗正丞趙觀請廣檐陛如親祫時凡二丈七尺初禮院請增廟室孫抃等以為七世之廟據父子

而言兄弟則昭穆同不得以世數之商祖丁之子陽甲盤庚小辛小乙皆有天下廟有始祖有太祖有太宗有中宗若以一君為一世則小乙之祭不及其父故晉之廟十一室而六世唐之廟十一室而九世中宗睿宗之於高宗恭宗文宗武宗之於穆宗同居穆位國朝太祖之室太宗稱孝弟真宗稱孝子大行稱孝孫而禘祫圖太祖太宗同居昭位南向真宗居穆位北向蓋先朝稽用古禮著之祀典大行神主祔廟請增為八室以備天

子事七世之禮龍圖閣直學士盧士宗天章閣待制司馬光以為太祖以上之主雖屬尊於太祖親盡則遷故漢元之世太上廟主瘞於寢園魏明之世處士廟主遷於園邑晉武祔廟遷征西府君惠帝祔廟遷豫章府君自是以下大抵過六世則遷蓋太祖未正東向故止祀三昭三穆已正東向明並昭穆為七世唐初祀四世太宗增祀六世及太宗祔廟則遷弘農府君高宗祔廟又遷宣皇帝皆祀六世前世成法也明皇立九室祀八世

事不經見若以太祖太宗為一世則大行祔廟僖祖親盡當遷夾室祀三昭三穆於先王典禮及近世之制無不符合復詔祈議曰自唐至周廟制不同而皆七世王制三昭三穆與太祖自周以上所謂太祖非始受命之王特始封之君而已今僖祖雖非始封之君要為立廟之祖方廟數未過七世之時遂毀其廟遷其主考三代之禮亦未嘗有如此者也漢魏及唐一時之議恐未合先王制禮之意乃存僖祖之室以備七室禮院定用學

士范鎮請置殿藏冊寶在太廟神門外凡神御殿者古之原廟天聖初禮儀院言正月朝拜啓聖院神御在諒闇請差輔臣酌獻知制誥張師德奉安太祖太宗御容於鴻慶宮迎景靈宮真宗御容奉安於西京應天院曲赦西京自是多以宰相若近臣為禮儀使入内都知押班御藥管勾儀衛先迎御容至文德或會慶長春殿宿齋奉辭輔臣宗室前導既而酌獻出則百官辭於近郊景靈舊晉邸真宗所生修萬壽殿名曰奉真二年奉安

塑像又建殿於上清太平宮奉安御容改玉清昭應宮集靈殿為安聖殿奉安玉石像出御容奉安洪福院四年出御容奉安鴻慶宮五年天章閣迎御容奉安慈孝寺崇真殿御飛白書額太后塑像侍側外無知者明年手詔宣示皆真宗神御也八年啓聖院太宗神御為永隆殿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於太平興國寺開先殿九年永安縣建會聖宮奉安三聖明道二年慈孝寺莊獻神御為彰德殿景靈宮莊懿神御為廣孝殿奉安御

容恭謝禮成迎龍圖閣太宗御容奉安壽寧堂景福殿

真宗御容奉安福聖殿景祐二年改長寧宮為廣聖宮

前殿有道家天神之像後起觀閣奉真宗神御占宮城

西北隅普安院元徳莊穆神御為重㣲殿四年萬壽觀

修莊惠真容殿名曰廣愛禮賔使白仲達入内東頭供

奉官蘇紹榮奉安太祖御容於揚州建隆寺即南征駐

蹕之地景德中置殿繪御容而其制卑陋會占者言東

南有王氣乃别構殿易以塑像為章武殿是歳開先殿

火康定初鴻慶宫神御殿又火罷修神御即舊基構齋殿每醮則旋設三聖位舊像瘞宫側慶歷六年重修開先殿御飛白書榜迎天章閣太祖御容奉安七年鴻慶宫復修三聖神御曲赦南京八年自萬壽觀奉宣祖太祖太宗御容於睦親宅真宗御容於天章閣皇祐五年會靈觀火權奉三聖於景靈宫滁州通判王靖請滁并澶三州建殿以奉神御即芳林園命工寫三聖御容車駕詣萬壽觀辭翼日奉太祖於滁州天慶觀端命殿太

宗於并州資聖院統平殿真宗於澶州開福院信武殿各以輔臣為迎奉使副具儀仗導至近郊内臣管勾奉安百官辭觀門外帝謂輔臣曰并州言四月二十二日奉安太宗御容仍以平晉記來上蓋紀太平興國四年征討之事是時車駕亦以四月二十二日至太原城下何其異也葺重徽隆福殿奉安明德元德章穆皇后至和元年重修開先殿奉神御於天章閣萬壽觀延聖殿神御帳損權徙别殿二年帳成奉安真宗金像天章閣

迎太祖孝明皇后御容奉安開先殿數日又迎太宗元德皇后御容奉安永隆殿

諫官范鎮言并州素無火災自建神御殿未幾而輙焚天意若曰祖宗御容非郡國所宜奉安者近聞下并州復加崇建是徒事土木重困民力非所以答天意也自并州平七十七年故城父老不入新城宜寛其賦輸緩其傜役以除其患使河東之民不忘太宗之德則陛下孝思豈特建一神御殿比哉

歐陽修言神御非人臣私家之禮下兩制臺諫禮官議以為漢用春秋之義罷郡國廟今睦親廣親宅所建神御不合典禮宜悉罷帝以廣親置已久唯罷修睦親神御

文獻通考卷九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盧應

謄録監生臣魏廷勳